

六场现代戏曲

山 河 情

编剧

李恒山

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南分会
河南省戏曲工作室

人 物 表

水旺娘——伏牛山中独居户，四十七岁。

水 旺——水旺娘之子，二十三岁。

刘结实——汝河湾大队党支部书，四十多岁。

花 姐——大队医生，刘结实之女，二十二岁。

王砖头——社员，五十岁。

水 仙——社员，王砖头之女，二十五岁。

花姐娘——社员，刘结实之妻，四十多岁。

姥 姥——水旺娘的义母，七十岁。

第一场

〔仲春。上午。

〔汝河边。

〔王砖头家。一所新房，几株垂柳白杨，树间晾着一面鱼网。后面，汝河水悠悠流去。

〔幕启。水仙抱新衣，痛楚地向远处挥手示意。

水仙（唱）眼送柳春他走远，
人去留下新衣衫，
他家住在河对岸，
俺俩相爱已三年，
送新衣催把喜事办，
使我走留两为难。
三岁失去娘温暖，
父女相依共苦甘。
我走爹爹无人管，
打鱼落个关节炎。
天热天冷都会犯，
犯病卧床难动弹。
水仙应把爹爹伴，
难舍柳春好青年。
一颗心咋能撕两半，
总有一厢难成全。
忍心去把婚事断，

还怕俺爹他阻拦。

〔花姐挎医疗箱上，见水仙望着新衣发呆，悄悄溜到水仙背后，一把夺过新衣。

花 姐 水仙姐，结婚穿上这身衣服，才雅气哪！

水 仙 （难受地）也不体谅俺心里啥滋味，还开玩笑哩！

花 姐 哟！马上就要和心爱的人结婚走了，还能有啥不好受的滋味呀？

水 仙 俺爹那关节炎说犯就犯，我能走吗？

花 姐 你放宽心走吧，大伯的关节炎有我哩！

水 仙 花姐，你……

花 姐 俺爹给我个任务，一定把大伯的关节炎治好，今天就开始给大伯针灸。

水 仙 刘大叔他……

花 姐 听俺爹说，吃大食堂时候，他把您一家整的家破人散，剩下大伯和你，苦熬了这么多年，他心里愧极了。

水 仙 那时候我刚记事，俺娘抱着我兄弟水旺走，是怨俺爹脾气坏，把她打走了。

花 姐 主要是怨俺爹过去这儿（指头）太左了，年前 he 去县里开会，听了县委传达中央三中全会精神，一春节吃肉不香，觉睡不着，象害大病似的想着帮您解决点问题哩！

水 仙 噢……是这样！花姐，纵然刘大叔有这个心思，你能把俺爹的关节炎治好，他年纪越来越大，身边也离不开人呀！

花 姐 这……现在提倡女娶男，你让柳春倒扎门！

- 水仙 他娘熬寡守他自己，撇下老人谁照顾哪？
花姐 ……干脆，你和大伯一块到柳春家去得了！
水仙 这倒是个办法，等俺爹卖鱼回来给他说说。
花姐 一举两得，大伯保险没意见。你再生个白胖娃，他奶奶和老爷还争着抱哩！
水仙 你……
- [水仙追打花姐，花姐笑着跑下。水仙拿过新衣，甜蜜地在身上比试。王砖头挎空鱼篓，抱个新缝纫机头上。水仙放下新衣，接过缝纫机头。]
- 水仙 爹，前天买个大立柜，昨天买个梳妆台，今天又买个缝纫机，你真舍得花钱！
王砖头 这二年兴打鱼捉鳖，有钱就是打发闺女哩！这三间新房你能带走，爹也让你带！（从兜里掏出一袋麻片）这是你喜欢吃的麻片，拿去吃吧！
水仙 （接过麻片）爹还把我当小孩子！
王砖头 柳春来了？
水仙 又走了。
王砖头 结婚日子定了？
水仙 （摇头）……
王砖头 东西给你准备齐了，赶快办办算啦，能叫人家等到啥时候？
水仙 办也行，你得和我一块搬到柳春家去！
王砖头 胡说！人家是娶媳妇，不是娶我这老头子！柳春有个娘，你再带个爹，两家合成一家，叫我这老脸往哪儿搁？脊梁骨还让人家捣断哩！
水仙 那……我就守着你！

王砖头 水仙！

(唱)柳春勤劳人忠厚，
您俩情意也相投，
你和柳春成家走，
爹为你操心也算操到头。

水仙 (唱)俺娘走时我年幼，
爹爹养我二十秋，
如今年老需照顾，
儿怎忍心把爹丢。

王砖头 (唱)只要汝河水长流，
您爹吃穿你别愁。

水仙 (唱)一日三餐难可口，
衣服破烂谁补修？

王砖头 (唱)三顿粗饭爹会做，
能拿针来把线抽。

水仙 (唱)爹若有病谁伺候？
谁端热汤送下喉？

王砖头 (唱)你能成家有人守，
爹死九泉愿也酬。

水仙 (唱)爹爹为我苦受够，
应守爹爹到白头。

王砖头 (唱)今年你已二十五，
再不出嫁我不留。

水仙 (唱)若有娘和兄弟在，
何用女儿为爹忧？
娘、水旺兄弟，你们在哪里呀？

王砖头 (唱) 孩子喊娘不绝口，
 声声把我心肺揪。
 荒年饿月逼她走，
 人世之上也难留。
 二十年前酿苦酒，
 何时才能饮到头？

[王砖头悔恨难已，挥手打自己耳光，水仙惊，
刘结实掂提包急上，拦住王砖头。花姐娘、花姐追
上，愣在一旁。

刘结实 砖头哥！

王砖头 你……呸！

刘结实 (唱) 当初我把您斗垮，
 妻离子散破了家，
 祸根本是我种下，
 有恨往我身上煞。
 要打，打我刘结实吧！

王砖头 你是堂堂大支书，谁敢摸你一指头！

刘结实 你把我说成个老虎啦！

王砖头 老虎也没你厉害！

水仙 爹！

王砖头 跟我找柳春去！

[王砖头走，腿疼，水仙上前搀扶。

水仙 爹，你的关节炎犯了。

刘结实 花姐，快给您大伯针灸！

花姐 大伯，来！

王砖头 (没好气地) 我怕针！

[王砖头一瘸一拐地下，水仙无奈随下。

刘结实 花姐，快去！

花姐姐 不去跟着吃没趣！

花 姐 娘，你……

[花姐追下。

花妞娘 纽她爹，王砖头掉着脸子说难听话，你还那样孝顺人家，你是他王砖头的孝子？

刘结实 想当孝子，人家还不认哪！（欲走）

花妞娘 你干啥去？

刘结实 给砖头哥找老婆孩子去！

花妞娘 你是得了神经病？他们走了这么多年，王砖头找过多次，音信皆无，你往哪里去找他们？

刘结实 才从县里打听到，文化大革命清队时，栾川县来过外调的，说那里有母子二人是咱汝河湾的，因为武斗，他们没有下来调查就走了，我得去一趟。

花妞娘 水仙她娘走，是王砖头把她打跑了，与你啥相干？

刘结实 那是我把人家斗的过不成啦！

花姐姐 那时候吃大食堂，水仙她娘偷队里黑豆面，你斗她，那是上头叫那样干的！

刘结实 眼看要饿死，抓一把生黑豆面保活命，该犯多大罪？上级政策出问题，我是党支部，我有责任！

花妞娘 上头错了，由上头负责，轮不着你去磕头！

刘结实 我现在还是支书！

花妞娘 你那支书咱不干啦！

刘结实 过去我整人家的时候，你把我当英雄，现在该给人家办点事了，你要我当狗熊？

〔刘结实走，被花妞娘拉住。

花妞娘 要去，应该让王砖头找去。

刘结实 我挽的疙瘩我应该解。那里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砖头嫂子要是再嫁了人，让砖头哥冒然去，还闹人命官司哩！

花妞娘 找不着他们娘儿俩便罢，若见着了，水仙她娘那刚烈脾气，不活剥你才怪哩！

刘结实 砖头嫂子是人，不是老虎！

〔刘结实推开花妞娘，急下。

花妞娘 （追喊）姐她爹——

〔切光。

幕闭。

第二场

〔前场数日后的中午。〕

〔伏牛山中。〕

〔巨岩凌空悬挂，岩下有一茅屋，屋墙上挂有草药兽皮。屋后一股瀑布从崖上泻下，成一道小溪，溪边一棵核桃树。山花点点，绿草如茵。重峦叠嶂，云遮雾绕。〕

〔幕启。刘结实夹提包拄木棍爬上山来。〕

（唱）登上将军座，

又爬好汉坡。

两腿象着火，

脚掌似刀割，

吸气出气不匀和。

逢人打听见人说，

带着干粮山上摸，

前边沟坡都找过，

至今还是没下落。

喘喘气，歇歇脚，

喝口泉水啃块馍。

只要他娘儿俩还活着，

爬遍万山心也乐。

〔刘结实掏干馍啃了两口，到溪边喝水，姥姥上。〕

姥 姥 （大声地）不叫喝！

〔刘结实愣住，姥姥进屋端碗出。〕

姥姥 喝茶！
刘结实 （接茶碗一饮而尽）大娘，你是这儿的老户吧？
姥姥 这儿没老虎，有豹子！
刘结实 大娘，我问你是不是这里的老住户？
姥姥 你饿糊涂啦？
刘结实 我不饿！
姥姥 还要馍！我给你做饭去！
〔姥姥下。〕
刘结实 想向大娘打听，可惜耳朵聋，不能再麻烦她了！
〔刘结实欲走，一声枪响，一只山鸡掉在面前，水旺背草药提猎枪上。〕
水旺 同志，你……
刘结实 （随机应变）给俺大队医疗室买点草药。
水旺 俺家有！天晌午了，就在这儿吃饭。（放草药，挂猎枪，从地上拣起山鸡）
刘结实 （打量着水旺，旁白）这小伙子咋有点面熟呀！
水旺 同志，你先歇着，今儿中午让我姥姥给你炖山鸡！
〔水旺下。〕
刘结实 （唱）看长相好似砖头当年样，
 浓眉大眼高鼻梁。
 听说话瓮声瓮气似钟响，
 又象砖头那道腔。
 莫非他就是水旺，
 我得细细问端详，
〔水旺上。〕
刘结实 小伙子，今年多大啦？

水 旺 二十三岁。

刘结实 (旁白) 砖头嫂子抱着水旺走的时候水旺才一步，走了二十二年，正好二十三岁。(对水旺) 小伙子，家里几口人？

水 旺 我姥姥，我娘，还有我。

刘结实 你爹哪？

水 旺 听我娘说，我一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

刘结实 (旁白) 他娘恼他爹，咒他早死哪！(对水旺) 您娘儿俩不是这儿的人吧！

水 旺 听姥姥说，俺娘和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刘结实 啥地方？

水 旺 我问过俺娘，一提起这件事她就哭。同志，见了俺娘你可别提这事，她会伤心的！

刘结实 噢！

水 旺 同志，你们医疗室能进山买药，一定办得不错！

刘结实 哟，社员们喜欢一把草一根针哪！

水 旺 你们医疗室还有会针灸的？

刘结实 有呀！牙疼头疼肚子疼，一扎就不疼，还能治聋治哑巴哪！

水 旺 针灸是灵呀！

刘结实 小伙子，你对针灸有兴趣？

水 旺 想学没有老师！

刘结实 让俺医疗室那个针灸大夫教你！

水 旺 真的？

刘结实 你跟我到俺那儿，管吃管住，包教包学！

水 旺 (激动地) 这太好啦！

〔幕后水旺娘喊“水旺——”〕

水 旺 (应)哎——(对刘结实)我娘喊我去背药，学针灸那事儿回来再说。

〔水旺下。〕

刘结实 (打量着山势房舍，无限感慨)

(唱)沟深崖陡山势险，
石墙茅屋两小间。
蓝天青山来作伴。
远离人世少人烟。
出门都得下深涧，
买盐得翻几座山。
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这地方咋住二十年?
马上就见老嫂面，
说不出心里是甜还是酸?
好强脾气可曾变?
可改当年那容颜?
好话多说将她劝，
但愿得欢欢乐乐同下山。

〔水旺娘背草药上。〕

水旺娘 你是来收草药的?

刘结实 哎!

水旺娘 都要哪几种呀?

刘结实 家里有的我都要!

水旺娘 好!

〔水旺娘进内端砂锅烙馍出。〕

水旺娘 山鸡炖好了，你吃吧！我把草药给你收拾收拾。

〔水旺娘取草药整理，刘结实望着她。〕

刘结实 （旁唱）擦亮双眼细辨认，

眼前正是我找的人。

粗看还似当年俊，

细看已是老几分，

几缕白发爬两鬓，

额上显出抬头纹，

白发隐藏愁和恨，

皱纹刻记苦与辛。

看得两眼泪难禁，

是我误她二十春。

（难受，擦泪）

水旺娘 同志，你……

刘结实 我这眼是见风流泪呀！

水旺娘 这山上风大，快到屋里去吧！

刘结实 不了，这外边亮堂。

水旺娘 （端起砂锅）快吃吧，别让凉了。

刘结实 （接过砂锅）老嫂子，你不认识我啦？

水旺娘 （一怔，盯了刘结实一眼，旁白）这个人的面目口音有点熟呀！（对刘结实）你……

刘结实 老嫂子，我是汝河湾的刘结实呀！

水旺娘 （如炸雷轰顶）啊？！（两眼逼视刘结实）你……

（又强按怒火）我不知道汝河湾，也不认识你！

刘结实 老嫂子，二十二年前……

水旺娘 不要啰嗦了！俺这草药还没晒干，你到别处去吧！

刘结实 老嫂子，我是专程来找你们娘儿俩的！
水旺娘 你认错人啦！
刘结实 刚才水旺已经给我说的清清楚楚了！
水旺娘 啊！（愤怒地从刘结实手中夺过砂锅，摔在山石上）你……来这里干什么？
刘结实 找你和水旺回家乡去！
水旺娘 你还嫌把我害得不够苦吗？你……还我的水仙！
刘结实 水仙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水旺娘 你……还我的家！
刘结实 你的家这二年好多了！
水旺娘 （扯过鬓边白发）你……还我的二十二年！
刘结实 这……
水旺娘 （唱）见仇人，怒火烧，
咬碎牙，恨难消！
当初你为乌纱帽，
革命口号喊声高，
不顾乡亲温和饱，
活象疯子把命讨。
你逼俺死没死了，
怀抱娇儿上山坳。
二十年泪水流多少，
二十年俺在苦中熬，
二十年深山伴虎豹，
青丝变成白发飘。
又上山来把俺找，
还想要啥新花招？

当年冤仇今要报，
我要拼你命一条！

〔水旺娘掇起木棍，打刘结实，刘结实抓住木棍。〕

刘结实 （唱）打我骂我不恼，
但愿老嫂把恨消。

水旺娘 （唱）鬼话说的倒轻巧，
深山不容你要刁。

刘结实 （唱）真心实意把您找，
请您娘儿俩下山坳。

水旺娘 （唱）仇人难走一条道，
不能再死第二遭。

〔水旺娘抽棍打刘结实，姥姥上。…

姥 姥 旺他娘！

水旺娘 （附姥姥耳，大声地）他是坏人！

姥 姥 啊！

〔水旺娘追打刘结实，刘结实分辨不得，无奈狼狈逃下。

水旺娘 娘，你回屋歇歇吧！

〔水旺娘扶姥姥进屋。

〔刘结实抚摸着身上的疼处，又探头探脑上。

刘结实 来一趟不容易，不能挨顿打就走！说不通 砖头嫂子能把水旺说通也好。

〔刘结实蹑手蹑脚地向山上走，水旺背草药上。

水 旺 同志，你吃过饭了？

刘结实 吃过了！（悄悄把水旺拉到一边）小伙子，跟我一块下山学针灸去吧！

- 水旺 和我娘商量商量。
- 刘结实 我看别给您娘说了。你是下山去学技术，到俺那儿学习一段，带着针灸技术回来，先把你姥姥的耳聋治好，您娘保险不生你的气！
- 水旺 （背白）他为啥要背着俺娘呀？
- 刘结实 小伙子，别拿不定主意，我一走，你可没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了！
- 水旺 这样吧，你帮我给俺娘说！
- 刘结实 不不不！
〔刘结实欲溜下，水旺拦住。〕
- 水旺 你不买草药了？
- 刘结实 您娘不卖给我！
〔水旺娘从屋内出。〕
- 水旺娘 （对刘结实）你还没有走？
- 水旺 娘，这位同志说，他们那里有针灸大夫，管吃管住，包教包学，要领我去学针灸哪！
- 水旺娘 （对刘结实）你还想把我的孩子拐走吗？水旺，这个家伙不是买草药的，是个骗子！坏人！
- 水旺 我看你背背藏藏，果然不是好人，竟敢骗到我们头上！
〔水旺掇起木棍又打刘结实，刘结实抓住木棍。〕
- 刘结实 水旺，我不是骗子，也不是坏人，是你们的乡亲，是汝河湾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结实！你的老家在汝河湾，你爹也没有死，那里还有你的亲爹亲姐呀！
- 水旺 啊！